

# 我想和这个世界平起平坐

《思想国》算是我的第一本书，书名的灵感来自我敬重的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《九三年》。在我生命对我最有影响的两位法国作家，除了罗曼·罗兰，另一位就是维克多·雨果。

回想当年我在法国的学习与生活，有不少记忆与雨果有关。比如说在巴黎大学的时候，我经常坐在索邦院内的雨果塑像下读书、聊天，喂偶尔落在脚边的鸽子。有一天，正是在这里我读到一则与雨果有关的新闻：在刚刚结束的一项青年投票中，雨果获评法国历史上对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。

这就是我印象中的法国，在这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不是力挽狂澜的戴高乐总统，也不是纵横捭阖的拿破仑皇帝，而是那个写下了《九三年》、《悲惨世界》和《海上劳工》的雨果，是那个因为反抗路易·波拿巴复辟帝制而流亡近二十年的雨果。

一年后，我去《世界报》总部寻访一位漫画家，同样在那里遇见雨果。《世界报》果然出手不凡，报社大楼的正面是块镶满图文的玻璃幕墙，上面除了一幅倡导世界和平的插画，剩下全是雨果的文字。其中最触动我的一句是“*Sans la presse, nuit profonde*”（若无新闻出版，万古如长夜）。

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。我至今未忘当年自己是如何站在奥古斯特·布朗基大街上，一次次绕过树杈，仰面默念幕墙上的雨果，久久不肯离去。上下五千年，思念漫太古。今天当我重新写下雨果的这些文字时，突然想起仓颉造字后的“天雨粟，鬼夜哭”。据说在有了文字的那一刻，人类文明开始了。“有了文字，人民生活有保障了，一切罪恶在颤栗了”。

我承认，在我有限的阅读中，雨果的作品深深打动了，他让我看到文化的价值在于弃恶扬善，在于理性的清明，在于人心的决断。



删摘自《思想国》，熊培云/著，新星出版社 2012 年版

法国大革命推翻旧制度，被视为历史的进步。然而革命的马车最终失控，冲进了人群。理性的冒险酿成了现实的灾难。此后若干年里，法国更是在帝制与共和之间摇摆不定。

盘点法国如何告别革命，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·傅勒首先将功劳记在了第三共和国的国父们身上，正是他们给法兰西带来了一套和英美宪政民主类似的民主模式，建立了两院议会等制度。而他的同行罗桑瓦龙则认为关键在于公民社会的发育与成长。自从第三共和国建立以后，法国的工会、政党、选举委员会、合作社、互助社以及更为普遍的社团组织，让法国社会渐渐脱胎换骨。

除此之外，知识阶层的痛定思痛同样功不可没。

十九世纪，在思想文化领域，从贡斯当到托克维尔，从圣西门到孔德，从雨果到左拉，法国的思想家、文学家们为法国社会理性和心灵的

重建源源不断地输送养料，使人道主义、法的精神以及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等价值观在血腥的革命之后得以续接。正是因为政治与社会领域的多线并进，使在革命浪潮里风雨飘摇的法国船绝处逢生，像傅勒所说的那样，“大革命驶入了港湾”。

革命的硝烟如何从人心中散尽？在反思法国大革命方面，雨果那代人究竟做了怎样的努力与决断，读者不妨随我到法国西部做一次短暂的旅行。

今天，走在布列塔尼乡下，如果你是个我这样的异乡人，一定会爱上那里的四季繁花、雨水涟涟。最动人是在和风朗日，好端端的天空竟会突然筛落一阵明晃晃的太阳雨。然而，早在两百年前，这片土地却是比巴黎还更腥风血雨，因为它是保皇派的大本营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杀戮之地。大约十年前，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读到了雨果的小说《九三年》——一份有关革命的判词，一曲人道主义的挽歌。

故事发生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，保皇派叛军枪杀革命的蓝军，纵火焚烧城市，对蓝军驻过村子的无辜村民以死相惩，“烧光杀光，决不留情”。面对贵族的烧杀，蓝军则以暴制暴，绝不宽恕。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叛军首领、布列塔尼亲王朗特纳克被蓝军围困以后。本已成功脱逃的朗特纳克为救三个落难火场的孩子被蓝军擒获，因为在半路上听到一位母亲绝望的求救，他又折回来了。受其人道主义精神的感染，蓝军司令官戈万认为应该以人道对待人道，于是放走了朗特纳克。为此，戈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他被押上了革命的断头台。根据革命派的法令，“任何军事领袖如果放走一名捕获的叛军都必须处以极刑”。而坚持行刑的，正是戈万的老师西穆尔丹。他们有师生之谊，又有革命理想，原本深爱着对方，然而不幸的是，革命的教义杀死了革命的信徒，革命的老师杀死了革命的学生。

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消灭旧制度，改造不合理的关系，而不是为了消灭人。在雨果笔下，当革命的意义超出了人的意义，革命便只有死路一条——当戈万脑袋落地，西穆尔丹举枪自尽。显然，雨果并不诅咒革命，也不反对共和国的建立，他反对的是你死我活背后的换汤不换药。所以在《九三年》里有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：一个险些杀了戈万的保皇派在被捕后求死，而戈万的态度却是，“你要活着。你想以国王的名义杀死我，我以共和国的名义宽恕你。”让一切回到具体的人的命运本身，这才是雨果理想中的法国大革命。为自由而战，而不是为革命而战，“在绝对的革命之上，还有绝对的人道主义”。

《思想国》首版出版后，有读者在网上批评我是不是有些迷信法国。其实我从来没有迷信过任何国家，我不过是将我留学时所看到的自认为美好的事物呈现给读者。和许多读者一样，我有发自内心的信仰，我没有玩世不恭地去赞美或者诋毁某个人。有信仰的人是坚定的，也是幸福的，他只听从内心的声音，而无惧于命运将他带向何方。同样是我在前文不吝赞美的雨果，在他流放到第八个年头的时候，拿破仑三世大赦，然而他拒绝了。他说他接受辛酸的流放，哪怕无终无了。说法兰西西流的不是作家，而是作家的自由，只有自由回去的时候，他才肯回去。而当他终于回到自己的国家，认为需要保卫自己的祖国时，他毫不犹豫地用稿费换回了两门大炮。

感谢这些年的阅读，我庆幸自己遇到了许多伟大的头脑和心灵。在法国以外，还有雪莱、波普尔、伯林、梭罗、尼布尔、哈维尔、奥古斯丁、茨威格、托尔斯泰、康德……而且，他们不限于西方世界，他们同样出现在中国及其周边的东方。我相信，只要你有心，就会有无数独立而向上的灵魂与你不期而遇。

## 寂静，欢喜，若莲花完满

◎吟霜



《一个人的朝圣》，陈晓玲/著，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

个人的朝圣》中，这样的文字比比皆是——

“你喜欢用‘守候’来表达这份情感，你用的是一种一生一世的心境。然而，如今远离的是你，不是我；然而，如今孤独守候那份情感的是我，而不是你。”

“夜幕降临了，天堂的夜晚星光灿烂，空气里飘荡着野花的清香，四处静谧，高高的山冈上，那无数经幡在夜风里，亘古不变地咏诵着瓦须骨部落的传奇。天堂里的人们，枕着满天星光入梦，梦里梦外全是幻

觉，尽管在幻觉里也会流泪，但就算流泪也是感动天地的纯美……”

“拉且说：你为什么要流泪？我说：因为我遇见了失散多年的恋人。拉且说：你失恋了？我说：是恋人消失了，消失的恋人被鹰带到了离佛最近的色达。拉且说：常有人在看藏戏的时候，被藏戏里的神秘牵引着进入幻觉，随时都可以进入一种纯美的幻觉，这里是天堂。”……

可是一直读下去你会发现，故事也好，语言也罢，一旦与这部游记中涉及的“神仙居住过的”多处美景相比，就逊色了——后者是大自然这位大师亲自雕琢的。

在被美国探险家洛克称为“上帝游览的花园”的木里：“白雪覆盖的金字塔般的仙乃日神山呈现出灰白色，很快仙乃日的山巅被晨光染成了金黄色，整个山峰被晨光笼罩，映照出了最圣洁的光芒。一湾清浅的绿水从柔软青碧的草甸中缓缓流过，几头牦牛在草甸间悠闲行走，远处是圣洁的一脉雪山。”

在女神巴登娜姆庇佑的母系村庄利加咀：“木楞房散落在山洼边的土坡上，坡下有一大片农田，一条清澈的小溪从田间流过。夕阳笼罩着对面西林山巅的雪峰，缭绕在雪峰间的云正慢慢地消失在山野里。一块块用栅栏围好的田地里种着青稞、包谷和洋芋。正是青稞花开时节，绿色枝干上满是紫色的小花，与成片的绿色枝干一起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风景画。”



《电影中的武器》作者：托托 出版：新星出版社

《007》系列影片中，邦德经常使用的是带消音器的 PPK 手枪；《黑客帝国》中，尼奥手持两杆 MP5K 冲进帝国总部，“没有直升机，美军不一定打不了仗，但离开这些家伙，好莱坞有不少人肯定不会拍电影”。

《电影中的武器》的作者托托喜欢看动作片，不仅仅是因为那种节奏带来的畅快感，还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兴奋，就是银幕上出现武器的时候，能反应出其名称、性能，也便有了这本为电影和军事爱好者准备的书籍。在几十部出现武器装备的电影中，不同种类的枪、军舰、航母、直升机等，都是作者研究的对象，无论是外观造型、生产背景，还是功能特点，都有详尽的描述。特别是枪，这种最常见的武器，更是五花八门，精彩纷呈。



《生命中最好的事物》作者：托马斯·霍尔卡 译者：胡晓阳 出版：中央编译出版社

哲学家告诉人们，快乐是人生中最值得追求的事物；斯多葛派的哲学家们认为，追求道德是人生最大的价值；苏格拉底则倡导以探究知识为人生的指南。当代著名哲学家托马斯·霍尔卡认为，如果要过良好的生活，作者也进行了细致的辨析，结论是，快乐程度越高，它对人的影响愈低，而痛苦则与之相反。通过这些论述，作者为我们呈现了通向良好生活所需要追寻与拥有的东西。而究竟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，需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禀赋进行主动地选择和辨识。

围绕如何寻求生命中好的事物，霍尔卡进行了许多深入的思考与分析，例如，就快乐这一问题，作者指出，快乐固然是人生一重大好处，但是人生只有快乐并不一定会完好无缺。而痛苦和快乐对于人生的影响度，作者也进行了细致的辨析，结论是，快乐程度越高，它对人的影响愈低，而痛苦则与之相反。通过这些论述，作者为我们呈现了通向良好生活所需要追寻与拥有的东西。而究竟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，需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禀赋进行主动地选择和辨识。